



增訂 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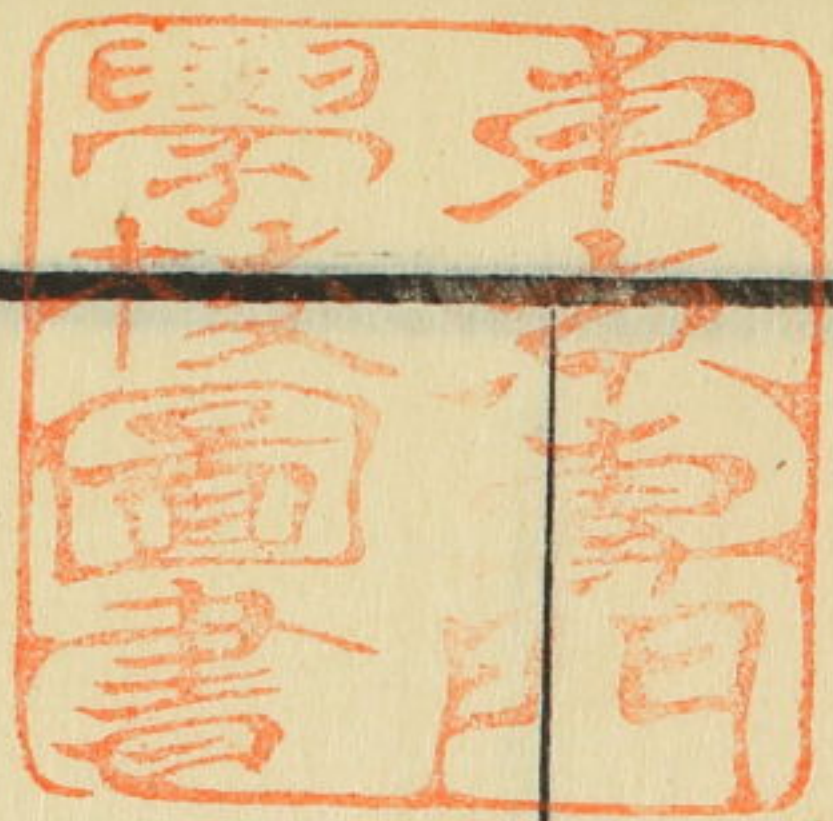
四書大全

中庸或問

十四

2仁12
474
14





18
14

12
474
14

○張氏存中曰禮記祭義篇之說朱子已及之易大傳卽繫辭也或問所引已明此皆不重出朱子文集梁文叔問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曰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爲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爲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讀書錄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子宋以言亦各得其義焉新安陳氏曰錯綜以言卽朱子神之而精察之葉氏曰學者先看天地二氣之屈伸若朝身自父母成育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晝夜作息夢覺熟體而精察之無餘蘊矣如謝氏所

中庸大全 成問

三

份按既全載謝氏語此處
便宜刪去若載在此處則下
文全載處當如輯釋刪此數
語。

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上蔡謝氏曰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

推本張子之說尤為詳備。藍田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爾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為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

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張子曰形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變歟。藍田呂氏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附輯釋吳伯章曰反原則遊魂復為精氣非變之義矣故程子譏之。

而程子數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者其

類可考也。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

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以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反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復入以為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格菴趙氏曰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謂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其輪迴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之說而非理之本然也。

似亦微有及原之累耳

上蔡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

急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或問死生之說如何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此便是答的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又問曰沈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碁又自外來道士將一把碁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又如紫姑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

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說即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彼來而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復歸如月影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月飛上天去歸那月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

游楊之說皆有不可曉者

明年又復來生這枝上游氏曰道無不在鬼神其道之妙用也其德固不盛歟夫欲知鬼神之神者反求諸其心而已神將來舍則是神之格思也若正心以度之則乖矣所謂不可度思也正心度之猶不可又况得而忘之乎所謂不可射思也不可度故視不見聽不聞不可射故如其上如其左右也夫微之顯如此以其誠之不可揜也誠則物物皆彰矣故不可揜微之顯者其理也誠之不可揜以其德言也○龜山楊氏曰鬼神之德

唯誠而已誠無幽明之閒故其不可揜如此夫不誠則無物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尚何顯之有知此其知鬼神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

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龜山楊氏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

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

德則誠也按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

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為鬼神之德所

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為一物而別為鬼神

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形而

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

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夫

音扶○河東侯氏曰只是鬼神非誠也經不曰鬼神

而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鬼神之德誠也易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鬼神亦器也形而

下者也學者心得之可也○問鬼神之德如何朱子

曰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為

一物其德自為德侯氏解鬼神之為德謂鬼神為形

而下者鬼神之德為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為德不

成說中庸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為形而上者○雙峯

饒氏曰鬼神之為德與中庸之為德

語意一般所謂德指鬼神而言也曰子之以幹事

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為也故鬼

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為物之體

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

份按凡是有這鬼神了凡字語類作乃字文義方醒當改正。份按或問及小註朱子之說分明如此可見是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也。輯釋體物而不可遺章句下小註亦載朱子有這鬼神方有這物之說。編大全者以其與或問小註相複遂爾刪去却混入呂子約問語目爲朱子之說遂致貽誤至今。語類云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云云。須全載其語更覺分明。份按嘉樂詩下章又願其子孫之多且賢。朱子謂此意甚

耳。朱子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凡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乎鬼神也。體物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程子曰

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爲差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唯道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命命。天德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藍田呂氏曰天命之

好要亦此理之常然則文王之得武周孔子之得子思乃其常理而堯舜之子不肯則非常理也。

所屬莫踰於大德。至於祿位名壽之皆極則人事至矣。天命申矣。天之萬物其所以爲吉凶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未必盛茂。植之不固者震風凌雨則其本先撥至於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者也。古之君子既有憲憲之命德又有宜民宜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保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是亦栽者培之之義。與又曰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

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龜

楊氏曰孔子當衰周之時猶木之生非其地也。雖其雨露之滋而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則是濯濯然也。豈足怪哉。河東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此所謂必得者。先天而天弗違也。孔子亦匹夫也亦德爲

聖人也而不得者後天而奉天時也必得者理之常也

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

至於顏跖音隻與孟子通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

其常而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

聃他談之言以為顏子雖天而不亡者存則反為衍

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

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

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

語顏子也。龜山楊氏曰顏跖之壽夭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顏雖夭而不亡者猶在

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

然又以為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

處。蓋德為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為裁者也。至於祿

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

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亦所

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汨音之哉。河東侯氏曰天

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非謂如孔子者也。孔子德為聖人其名與祿壽孰禦焉。固以培之矣。孟子所謂天爵者也。何歉於人爵哉。附蒙引天道福善禍淫。此理究竟如何。蓋天地之氣有一陰一陽一善一惡。入之所為亦有一陰一陽一善一惡。方以類聚也。天之生物因材而篤。入之所為好則

份按培覆之理。朱子以氣之附著言。是正解。蒙引以方以類聚言。是妄意。

天地好氣自與他相奏聚若不好則那不好底氣亦自與他相奏聚○存疑楊龜山之論顏子雖天而不亡者猶云死而不朽沒而有光爾未必如或問所駁侯氏天於孔子固已培之之論亦是充類之言朱子非之過於奇也以此見得解經須平實不可險怪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

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藍田呂氏日期

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

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為父為母適孫為祖為長子為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為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為三年之喪但為父為夫屈者也故與齊衰期之餘喪異者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日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則包后亦為三年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人倫也親親之義也父為昭子為穆父親也親者邇則不可不別也祖為昭孫亦為昭祖為穆孫亦為穆祖尊也尊者遠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此昭穆之別於尸者也喪禮卒哭而祔男祔於皇祖考女祔於皇祖妣婦祔於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此昭穆之別於祔者也有一事於太廟子孫兄弟亦以昭穆別之羣昭羣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

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為宗而詔相，孰可以為祝而祝嘏，孰可以裸贊獻，孰可以執籩豆，至於執爵沃盥，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旅酬下為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解於其長，以行旅酬於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燕毛者，既祭而燕，則尚齒也。長長之義也。毛髮色也。以髮色別長少而為之序也。祭則貴貴，貴則尚爵，燕則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貴貴尊尊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龜山楊氏曰：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也。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玉

帛交神明也。裸鬯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祿，則玉帛尊於鬯也。故太宰贊之鬯，則大宗伯涖之祿，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饋食之終，酌尸之獻，下逮羣有司，更為獻酬，此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既終而以燕毛為序，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尚德也。旅酬逮賤，燕毛序齒，尚恩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况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况其所親乎？事死如事生，若餘閣之奠，是也。事亡如事存，若齊必見其所祭者，是也。游氏

引泰誓武成以為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

教。廣平游氏曰：武王於泰誓二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仍稱其祖為太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太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其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太王、王

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以長雄天下而周之位號微矣辛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逡巡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曾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昧天理乎且武王觀政於商而須假之五年非爲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然歐陽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歐陽氏曰孔子曰三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伯夷叔齊讓國而去顧天下皆不可歸往歸西伯當是時紂雖

份按三蘇文論管仲處並無辨文王不稱王之語

無道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彼二子者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是以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格菴趙氏曰按眉山二蘇氏說與歐陽氏殊不同朱子所引未知何蘇氏也當考附纂蘇氏本三蘇文論管仲處說東坡集周公論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爲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

份按呂氏以郊社之禮為立天下之大本宗廟之禮為正天下之大經正不必如此分朱子亦以為呂說不若游說之周密也。

份按家引謂游氏聖人饗帝孝子饗親之說只是誠無不格意尚欠理無不明一邊今觀游說却先之以非精義不足究其說似已有理無不明意矣。

於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况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

之亦表裏之說也

藍田呂氏曰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

先者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間恐懼戒謹而不敢欺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廣平游氏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為能饗帝為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為能饗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為天下國家也何有○曰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

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音避諱而改之音避司然馬昭諱

禮書亦有作昭與韶同音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為

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日假設諸侯之

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

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余六反以為外為都宮太

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

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

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

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

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

朱子文集一世各

為一廟廟有門有堂有室有房有夾室有寢四面有牆

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

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

主附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

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

音挑○朱子曰古者始祖

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之於夾室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

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

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

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

朱子文集古人廟堂南向室

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為奧尊者居之

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也主既在西壁下

即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凡廟皆

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祫祭之時羣昭羣穆皆升合食

於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東向自如羣昭南向羣

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

向之位者為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南向者取其向

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

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

合祭也則北為

昭而南為穆也

通考趙氏應曰按三禮辨云宗廟昭穆或問之說詳矣但謂祫於太廟室

中則羣昭羣穆之主皆入列於牖下則小誤耳逸禘

祫禮昭穆各用一尸蓋周之中世先王先公之位已

凡二十餘所使南北相向各列牖下假以宣王考室

之時言之后稷東向先公不啻以下十一尸先王太

份按禮器云周旅酬六尸孔疏云后稷在室西壁東向為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為酬酢餘且文武二尸就親廟戶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然大禘多主而惟云六尸者先儒與

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今此條乃有不留以下十一尸。太王以下十三尸之說。何也。
份按禮書此條乃本之鄭康成。其原文有鄭氏禘祫志云。六字。今為編此書者刪去。太王王季以上遷主於后稷之廟。遷主上有祭字。此書又落去。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下。有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南面十三字。此書亦落去。又按其言太祖廟三尸也。句乃禮書本註。其原文云。逸禮稱二尸者。據文武之廟。及太祖昭穆而言也。其實太祖廟三尸也。今此書刪去上三句。又升為正文而繫之昭尸共一之下。則上下文義不相貫矣。至其上下文坐位與禘祭

王以下十三尸。南北相向。每尸設二十六豆。籩九俎。八簋六鉶。及尸與主賓獻酬之地。蓋比明堂三倍之廣。而二十餘尸各十一獻。又有三酬。亦非一日所能行也。愚因李氏之說而攷之。陳祥道禮書言禘祭之禮。太王王季以上。遷主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階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實太祖廟三尸也。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外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裸尊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裸獻用兩象尊。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面。餘尸主如室中之左右也。合祭時。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釋祭則同一

同坐字。乃座字之訛。酒外三酒外字。乃亦字之訛。裸獻用兩象尊。裸字乃再字之訛。合祭時祭字。乃樂字之訛。四代之樂上。又落去作字。編書者草率至此。真怪絕也。
份按禮書本鄭氏說。以禘小於祫。而謂祫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祫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皆非是。
份按鄭氏所謂籩豆簋簠之殺。本指禘禮而言。謂禘小於祫。故祫備禮而禘從殺也。今趙氏乃并以此言祫祭。是則宗廟大祭禮俱從殺也。殊失鄭氏本旨矣。

日愚因鄭說推之。禘之迎主不迎主。固未可知。若謂昭穆各用一尸。以及禮文之殺。恐亦或然。故杜預云。逸禮祫於太廟之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以此言之。則祫祭之羣昭羣穆雖多。昭一尸。穆一尸而已。合七廟之主而言。則九尸。合五廟之主而言。則七尸。既不備則籩豆簋簠之殺。恐亦當如鄭氏之說也。李氏云。尸各十一獻。此因賈公彥之說也。賈曰。祫有十二獻。禘九獻。祫之十二獻。此必因少牢饋食禮。尸有十二獻。祭先公。此言可招者。以此例之。則先王或是九獻。若曰十二獻者。特牲饋食禮。主人主婦既醑。尸畢然後長兄弟洗。觚為加爵。獻用爵。加用觚。加在獻數之外。加爵之時。籩人加籩之實。醢人加醢之實。以此推之。則亦恐九獻之後。必予姓兄弟羣昭羣穆分之於理。亦順則無妨於一日所行矣。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

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
 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祧昭之南廟矣三
 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穆之南廟矣昭者
 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朱子曰遷毀之
 穆常為穆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此所以祔必以
 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
 班附纂黃氏洵饒曰尸必以孫朱子曰儀禮所謂以
 於祖父是也○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
 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而子孫
 之列亦以為序禮記祭統篇云夫祭之道孫為王父
 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
 明子事父之道也行音杭

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

去聲以管蔡邠音成霍為文之昭邠音平管蔡邠霍為武

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

之紛紛哉格菴趙氏曰后稷至文武十五六世文王

於廟次為穆故謂其子為昭管蔡邠霍者
 文王之子也武王於廟次為昭故謂其子為穆邠管
 應韓者武王之子也陳氏禮書宗廟有迭毀昭穆
 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傳言太王之昭王季之穆又
 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冢
 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此葬
 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
 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以上此祔位之昭穆
 不可易也司土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
 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賜爵之
 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

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其制蓋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耶則毀昭廟始死者穆耶則毀穆廟。昭與昭為列而無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為列而無嫌乎父。屈於子也。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

附朱子文集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必大禘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朱子曰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唯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主。附纂黃氏洵饒曰此四時之禘。又曰三年禘五年禘。左右為尊卑。大禘則已毀皆陳。廟制不以左右為尊卑。則高祖有時而在穆。而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禘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會之東也。與。羊諸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

曰春秋傳曰壞音怪廟之道易檐余廉反可也改塗可也

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上聲

之也朱子曰改塗易檐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飾易其屋檐而已○新安陳氏曰所引春秋傳見穀

梁文公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

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書舜典云受

禹謨云受命于神宗商書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新安陳氏曰三宗謂太甲廟號太宗太戊

號中宗武丁號高宗是也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

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去聲故三廟不

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朱子曰韋元成等書謂王者始受命

份按而已二字原文作而七當改正。

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

主藏於太祖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

命三廟不毀與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

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虛今反之說也朱子曰歆謂七

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告成王由

是言之宗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

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鄭玄王肅則武王初有

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音祖紺古暗反居昭之北廟

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

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

中庸卷之四
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
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上聲亦皆且
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
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
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音恭共王
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
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
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
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

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
音亞圉如前遍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
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

同耳格菴趙氏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

有文武之廟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通考趙氏惠曰文世室武世室蓋本於禮記明堂位之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名敖疏云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之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按記禮者之意謂周有文王世室武王世室成王賜魯以天

子禮樂故魯有伯禽及武公之廟得以象文王武王不毀之廟也後儒因明堂位之文遂以周有文世室武世室也三禮辨曰武公之廟蓋已久毀成公三年季孫宿以鞶之戰有功而立之春秋書立武宮左氏公羊並譏之謂不宜立也世室屋壞左氏謂之太室或引此以證文王武王之廟為世室誤矣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朱子曰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格菴趙氏曰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先祖為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有七廟矣故朱子以歆說為是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

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賢通反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去聲夫音扶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諡法者不為過矣朱子曰商之太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太甲太戊高宗為之那箇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祭祀如何毀得通考按史記始皇紀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其除諡法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音潮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

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程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

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

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

而殺。色界反。下同。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

的音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即下則視

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

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

山節藻梲，復音廟重平檐。與簷同。諸侯固有所不得為

者矣。諸侯之黜於九，聖音斷竹角，大夫有不得為

者矣。大夫之倉楹，盈音斲音桷。音角。椽方曰桷。士又不得為矣。曷

者矣。大夫之倉楹，盈斲桷。士又不得為矣。曷

為而不降哉？格菴趙氏曰：山節謂薄樞，刻為山形，即今之斗拱。藻梲者，謂侏儒柱畫為藻文。

梁上短柱也。複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複安板檐，以辟風雨之洒。壁，○黜，黑也。聖，白也。地謂之黜，牆謂之聖。斲，削也。斲，磨也。○倉楹者，蒼其柱也。斲桷者，磨其榱也。附纂，黃氏洵饒曰：

禮天子宗廟山節藻梲，複廟重檐。穀梁莊公二十三年丹桓宮楹，傳曰：天子諸侯黜聖，大夫倉士斲。二十

四年刻桓宮桷，傳曰：天子之桷斲之，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斲之大夫斲土斲本。獨門堂

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輯釋：胡季時曰：則其制

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上聲。父子皆異宮，生也

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

份按此疏乃魏高堂隆非漢高堂生也何以隆字忽加生字。

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由西以次於東曰由漢明帝始也。夫音扶漢之為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行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即光武后更平聲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通考趙氏惠曰魏明帝青龍四年高堂隆生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必定天地社稷之位恭敬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

份按隆疏云今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今改又未如禮句。為未為禮。殆不成文理。且刪去崇飾居室一句。語意未完。如何可住。

室為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未為。禮晉武泰始二年春正月。即用魏廟祭禮。司馬公所謂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蓋可知矣。裴秀傳玄之徒尚欲其君遵漢文以日易月之制。廢先王之禮。經此司馬公所不能已於言也。原廟謂又一廟也。胡致堂云。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遊之。乃築複道於武庫南。於禮褻矣。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也。其後漢明帝遂有朝原陵之失。此舉蓋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姑沃反枯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

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藝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於甲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朱子曰更歷魏

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入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子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哉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

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再然亦至於我朝音潮下同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

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音習之變不唯窮鄉賤士有不

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

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

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

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非原責叔孫通

之舞禮儀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

有正其罪者前漢書叔孫通傳孝惠即位惠帝乃高

帝子也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又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頗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

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
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
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後漢書明
帝紀：十八年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
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埽地
而祭，朽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
人，供給洒埽，勿開脩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於今之
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為陋，而不知本
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
自致於此也。朱子曰：不起寢廟，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羣臣有宋仲
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別有處矣。况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者之所正者而已耶？又曰：如李氏所謂略於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亦

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氏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抑嘗觀於陸佃字師農，程子弟子之譏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序，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之盛故尼女一反，止也其事而嗇音色，正作嗇其傳耶？嗚呼！惜哉。
朱子曰：神祖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追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

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爾。然陸氏所定

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朱子曰。佃謂昭穆者。父子

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謬哉。殊不知昭

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

為昭哉。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

其耐也。又何不直耐於父。而必隔越。而張琥音之議。一世以耐於其所。未應入之廟乎。

庶幾近之。朱子曰。琥謂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

當知所擇矣。通考吳氏澂曰。古者天子祭七廟。初受命之主為太祖。其廟居中。東三昭。西三

穆。凡六廟。東西之南二廟為禰。為祖。東西之中二廟為高。為曾。此謂之四親廟。東西之北二廟祭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為二祧廟。親廟四。祧廟二。合之為三昭三穆。其有功德之主。親盡廟當毀。則別立一廟於昭穆北。廟之北。謂之宗。百世不毀。與太祖同。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太祖二宗三昭三穆。謂之九廟。此天子之制也。諸侯所封之君。為太廟。高曾祖禰為四親廟。是曰二昭二穆。無二祧。亦無有功德之宗。故其祫祭也。但有時祫。而無太祫。時祫者。遷二昭二穆之主。合祭於太廟。太祫者。三昭三穆二宗之外。凡廟之已毀者。皆得合食於太祖之廟也。大夫三廟。初為大夫者。居中曰太廟。一昭一穆。則祖禰也。上士二廟。惟祖與禰。無太廟也。中士下士一廟。禰廟而已。無祖廟也。庶人無廟。祭於其寢而已。中士下士之常祭。但得祭禰。若欲祭祖。則於禰廟祭之。上士欲祭曾祖。則於祖廟中祭之。大夫欲祭祖以上。則於太廟祭之。又

份按朱子謂始祖廟有來室。凡遷主皆藏於西來室。故謂之祧。而禘祫義又謂宗亦曰世室。亦曰祧。蓋文武以前之遷主藏於太祖之來室。文武以下穆之遷主藏於文廟。昭之遷主藏於武廟。故太祖廟之西來室與文武之廟皆謂之祧也。陳氏禮書則謂文武乃不遷之廟。非所謂祧。而以五世六世之廟為祧。與朱子不同。吳氏此條謂高祖之父與祖為二祧。廟即禮書之說也。鄭氏以文武一廟不遷。故云有一祧。凡遷主皆藏於二祧之中。又謂諸侯無祧廟。則藏於始祖廟。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為始祖廟也。

穆凡六廟。東西之南二廟為禰。為祖。東西之中二廟為高。為曾。此謂之四親廟。東西之北二廟祭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為二祧廟。親廟四。祧廟二。合之為三昭三穆。其有功德之主。親盡廟當毀。則別立一廟於昭穆北。廟之北。謂之宗。百世不毀。與太祖同。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太祖二宗三昭三穆。謂之九廟。此天子之制也。諸侯所封之君。為太廟。高曾祖禰為四親廟。是曰二昭二穆。無二祧。亦無有功德之宗。故其祫祭也。但有時祫。而無太祫。時祫者。遷二昭二穆之主。合祭於太廟。太祫者。三昭三穆二宗之外。凡廟之已毀者。皆得合食於太祖之廟也。大夫三廟。初為大夫者。居中曰太廟。一昭一穆。則祖禰也。上士二廟。惟祖與禰。無太廟也。中士下士一廟。禰廟而已。無祖廟也。庶人無廟。祭於其寢而已。中士下士之常祭。但得祭禰。若欲祭祖。則於禰廟祭之。上士欲祭曾祖。則於祖廟中祭之。大夫欲祭祖以上。則於太廟祭之。又

蓋鄭氏以文武二廟為祫。止在七廟之中。又不以後稷廟之西夾室為祫。此其與朱子異者也。○祭法稱遠廟為祫。註疏以文武二廟當之。禮書及吳氏此條。以五世六世之廟當之。未詳孰是。

份按困勉錄曰。吳氏謂大夫士有主。自伊川所定之禮始。看來有廟便當有主。古者大夫士亦不應無主。不知吳氏何所本。竊考祭法鄭註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亦見其百世不禘祫者。無主爾。檀弓重主道也。孔疏云。士喪禮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悝為祫主。鄭康成謂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也。

左傳孔悝使武車及祫於西圃。孔疏云。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太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借為之。非禮也。士虞禮以其班祫。賈疏云。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天子諸侯有木主者。以主祫祭。孔疏云。於寢。許慎五經異義曰。大夫士無主。大夫結帛依神。士結茅為藪。蓋其言大夫士之無主者不一而足。此則吳氏之所本也。○又按徐邈王澤謂大夫士有主。陳氏禮書主其說。與鄭許孔賈之說相乖。雖未詳孰是。然謂大夫士無主之說。無所本則不可也。

高祖者所謂由下而達於上也。高祖本無廟。若或立功於國。君寵錫之。則合祭四代上及高祖。大夫則祭於其太廟。上士則祭於其祖廟。中下士則祭於其禰廟。又曰。大夫士有主。自伊川所定之禮始。然亦無害於義。但是有廟者有主。其無廟者其主埋於葬所。若欲追祭。則設席依神而祭於有主者之廟。况如今廟制皆非古。則只當循伊川所定之禮行之。

或問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盧之為果。贏魯果反。果贏細腰蜂也。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不從耳。曰。沈說固為善矣。然夏小正十月玄雉入於淮為蜃。時忍反。大蛤也。而其傳去聲下同。曰。蜃者蒲盧。

也。則似亦以蒲盧為變化之意。而舊說未為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為蒲盧。則不應二物而一名。若以蒲盧為變化。則又不必解為果贏矣。况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耶。○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

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拂。音弗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去聲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與橫同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音雜天理幾平聲亡久而

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去聲，下文則知為知，非知明知語，困知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

中庸大全 卷之三
夫音扶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知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為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知三行為仁而三近為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

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脩身之要也

西山真氏

曰齊戒明潔以正其心盛服儼然以正其容正故曰一其內所以正其外容正則心亦正故曰齊於外所以養其中此內外交致其功也靜者未應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於將然動靜兼用其力也然蔽以一言曰敬而已內外動靜無不敬身安得不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去聲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
前漢賈捐之傳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兵擊之珠崖在南方海中洲居詔問捐之捐之對其略曰至孝文皇帝開中國未安偃武脩文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

日知錄曰或問引賈捐之對元帝語輯釋引漢書本傳文曰夫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倭臣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此捐之之言謂文帝不聽後宮幸臣之請爾大全則改云元帝不行既不知古書又不辨語氣

隱處倭臣用事則諍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

臣杜口而元帝不行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

所以為勸賢之道也三山陳氏曰有好賢之心而為讒諂之人貨色之欲奪之則好賢之心衰而賢者去矣故必去讒遠色賤貨而惟德之為貴然後賢者肯為我留也

附蒙引色與貨人情之所欲者故令遠之賤之至於讒者有何利焉而人主每近之何邪蓋讒者必倭所謂讒諂面諛也倭者逢君之惡長君之非能先意承順以取適人主之意故人主多樂近之然後彼得以行其讒而人主不之覺也故以與

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

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

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

屬眾盛足任使令平聲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三山陳氏曰庶

官無曠則大臣得以總其幾於上而以道佐人主若官少不足以備任使則大臣將親細務而不暇於佐

主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

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三山陳氏曰士者百

官之總稱待之以不誠則士不肯盡其心仕有時而為貧使仰事俯育之不給則士必不肯盡其力此勸

之之道所以既先忠信而又當重祿也○裕菴趙氏曰苟無忠信而謂爵祿足以驕士則士有守死而不食其祿者所得

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

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三山陳氏曰使民以時而薄其歲斂則民有餘

力餘財而樂於勸功矣○新安陳氏曰日省月試以

時使不盡入之力薄斂不盡入之財

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

所

所

所

所

份按陳氏謂士者百官之總稱此即孔氏所謂士者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之說也困勉錄謂此在袖處則然此處只當依說約以公卿大夫為大臣上中下士為羣臣份按虞書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鄭氏唐孔氏謂諸侯每歲一朝而鄭氏註孝經復謂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亦五年一巡狩鄭氏謂諸侯分為四部四年而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狩唐孔氏則謂孝

經注疑非鄭氏之說非是今尚書經註則主熊氏說也若以周制言之書周官稱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大行人則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其服朝之歲以朝者少五服諸侯皆使卿以大禮聚聘焉所謂殷類曰視是也其說已與周官不合陳詳道謂元年諸侯盡朝此後則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以至三歲四歲五歲六歲一見者皆以元年為始又謂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復與周禮本文及註疏不合而左傳昭十三年叔向謂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

盟以顯昭明是十二年之間凡四朝八聘三年而一朝不朝之歲則每歲有聘也昭三年子太叔則謂文襄之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左氏所載又自不同如此而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之說則合於王制鄭註孔疏據子太叔語謂此是晉文霸時所制竊謂孔子告其君以文武之政朱子何故舍王制之舊典而乃據伯國之制立說正恐註疏之說亦未可信也○大行人稱諸侯世相朝而左氏則謂古制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主命豈周公制禮之時諸侯止於一世一相朝而衰周時乃有五年再相朝之禮耶然左氏又以此為古制何也○大行人朝禮一年侯服朝

所容情者勉而能者勸矣為去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去聲積子賜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上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朱子曰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願留於其國者也存疑善者自有所能則因能而授之任所謂尊賢使能也是嘉善不能者必有所不欲則亦器使之不强其所不欲所謂與人不求備也是矜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西山真氏曰繼絕如不能滅如齊桓公封衛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存疑上下相安指本國君臣及民言大小相恤指鄰國諸侯言使上下相安是治其亂方使得他如此在治其亂後使大小相恤正所以持其危在持其危前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

貢賜有度而不賈求位反其財賈謂下貢上賜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方蕃反亦作藩衛王室而無倍音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去其理而無所悖耳蒙引或問曰凡此九經云云至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蓋敬大臣體羣臣固在尊賢之外但於大臣則敬之於羣臣則體之其理即尊賢之等也故能盡尊賢之等者

二年侯甸朝三年侯男朝四年侯甸采朝五年侯衛朝六年侯甸男要朝七年侯服朝八年侯甸采朝九年侯男朝十年侯甸衛朝十一年侯服朝十二年王巡狩益元年七年十一年惟侯服朝五服並無朝禮鄭氏謂於此年諸侯各使其大夫來殷頌是五服或隔六年一聘或間四年一聘而侯服之每歲來朝者絕無聘禮恐是鄭氏臆說未敢信也姑從此年小聘三年大聘之說可也○王制所謂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此諸侯之聘於天子也聘禮所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者此諸侯之相聘也其為期則相同也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即比年小

聘之義也其曰殷相聘云者即三年大聘之義也辨志堂訂正說約曰按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其儒皆以侯甸男采衛五服蓋本周禮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為言而不知其不可也大行人於侯甸男采衛要六服之外更有蕃國以包夷鎮蕃三服則九服矣書止言五服今取其侯甸男采衛以釋書則要服及三蕃國何以處之吾以為書所言五服節周禮所謂侯甸男采衛也而此大行人所言為非實也就書言之六年之中五服諸侯先後而至雖有不齊而其來朝止一也若如大行人所

必能推之以敬大臣而體羣臣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固在親親之外但於庶民而子之於百工而來之於遠人而柔之於諸侯而懷之其理即親親之殺也故能盡親親之殺必能推之以子庶民云云也○其實親親之殺就舍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屬故或問曰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因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若以推為在外則謂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亦可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音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平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量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

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古銜反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毗亦反之後則惟康叔聃他談反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書蔡仲之命篇云乃致辟管叔於商○左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謂管叔解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聞去聲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異音異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史記趙高秦始皇時人二世時官至丞相恃恩專恣以私怨殺入指鹿為馬殺二世望夷宮子嬰殺之○南史朱异字彥和梁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賄欺罔視聽蔑弄朝權

言總而計之。十二年中侯服。十二至。甸服六至。男服四至。采服三至。衛要再至。雖曰地有遠近。何疏數不均乎。當以周書為正。至九州土性不齊。物產亦異。故禹貢所書。皆因其地之所出。蓋使諸侯易於其地。而王朝無不足於用。斯已矣。今大行人以五百里為率。不問東西南北。貢祀物者。不慕。貢服物者。不輸。貨財。是國所有。未必貢。而貢者。或其所無。周公之制。豈其然哉。又曰。聘。義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也。主國待賓出入。三積五年之具。陳於內。米。芻。薪。皆陳於外。群介皆有餼。年一合。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其禮也。

份按小註趙高四段皆叙得未安。份按故失其位國句。史記原文止云故失其國。此書添添位字。何也。

輕作威福。死贈尚書左僕射。○隋書虞世基字茂世。隋煬帝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參掌朝政。讞官賣獄。賄賂公行。字文化。及弒逆。世基亦見害。○唐書李林甫。唐玄宗朝官至中書令。封晉國公。性陰密。忍誅殺。排搆大臣。蕩覆天下。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死賜太尉。揚州大都督。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許規所謂妒都故賢嫉音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史記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以讒見禽。乃從獄中上書其略曰。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傳。范雎魏人也。秦昭王號為應侯。說秦昭王曰。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如賢嫉能。御下

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而主不悟。故失其位國。正坐去聲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脩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音扶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去聲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

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
 所以猜倉才反，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
 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
 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平聲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
 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
 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
 危哉！曰：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為無忘賓旅也？曰：以其
 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為蕃方煩反國之諸侯，則
 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夷率

份按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治其委積館舍飲食，鄭氏謂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今既以柔遠人為無忘賓旅，則引懷方氏事似不切，恐偶誤也。

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况愚所謂授節
 委積者，比音至反長遺維季反人懷方氏之官，掌之於
 經有明文邪？周禮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徒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施去聲。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迎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指
 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
 誠意，故以為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為虛器。正言

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為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為虛器而不之講。及語以詰契吉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誤邪？然楊氏他書首尾衡讀如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龜山楊氏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九經行之者，一者何誠而已。然而非格物致知為足以知其道哉？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

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係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

物而不躓致音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

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

子以精義入神為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廣平游氏曰：惟至誠

為能定。惟前定為能變。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張子曰：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存疑：上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又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是說達道達德九經皆要一誠也。至此見得誠非一朝一夕所能到，必須平素有許多工夫始得。

故發事豫之旨。意謂達道達德九經固皆要誠然這箇誠必須豫先做下工夫。臨時始能如此。若平素不曾豫做這等工夫。一時便要如此。亦難。故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曰在下獲上明

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音扶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洽然欲獲乎上不可音說以諛音悅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音去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音平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

困勉錄曰及身不誠或問謂外有事親之禮內無恭敬之實此是承順親說下其實誠身當開說○份按誠身開說最是語類謂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云云亦是隨手就順親說耳非粘在事親上說也看如字便見

而已蓋及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音聲強為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音去聲善必不能如好好色音去聲惡音下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卽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

則及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慶源輔氏曰：如則中庸之極功。大學之次序終則。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惟楊氏及身之說為未安耳。蓋及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及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及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及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

於我而無不誠哉。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及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龜山楊氏曰：及身者及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及諸身而已。及身而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也。曰：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

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

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
 勉而中去聲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
 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去聲之實亦誠也
 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
 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
 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陳氏
曰凡物一音扶色謂之純夫下同天之所以為天也冲漠無朕直忍反兆
 也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
 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

之氣春秋多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

謬靡幼反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

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

以為實而不妄者也陳氏曰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

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收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理之真實處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黑白萬古皆常然不易如以木葉觀之缺者常缺圓者常圓脩者常脩短者常短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實理自然而然若夫人物之生

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

耳目四肢之好去聲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

中庸卷之六 臣問
惻隱之發而^{支義}反^{支義}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
矣當其羞惡^{去聲}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
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
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
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屬^清
^{氣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
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
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
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

所以不勉不思從^{七容}反^{七容}容中^{去聲}下同道而動容周旋莫
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入其德
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
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
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上聲}下同則其為善去惡之心
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
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居隘}反^{居隘}則凡所謂私欲
者出而無所施於外人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
滅^{弭盡}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

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
 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
 之大體觀之則其為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
 反扶問觀之則其為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
 哉。但非天理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
 其本然之善而反為不誠耳。問誠於中形於外是實
 有惡於中便形見於外
 然誠者真實無妄安得有惡有惡不幾於妄乎。朱子
 曰此便是惡底真實無妄善便虛了誠只是實而善
 惡不同實有二分惡便虛了一分善實有二分惡便
 虛了二分善。○新安倪氏曰誠字有以實理言者有
 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則惟天理得誠之名而人欲
 不可以謂之誠以實心言則君子之實於為善者固

可以言誠而小人之實於為惡者亦可以言誠也。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
 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
 亦既略言之矣。周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
 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聖誠而已矣誠五常
 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
 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
 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朱子說具程子無妄之云至矣。程子曰無妄之謂誠
 不欺其次矣。○朱子
 曰無妄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故次之。○
 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是自然
 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無妄者聖人也謂
 聖人為無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其他說

份按朱子又有五者無先後語與此說雖似相反然必兼此二說其義方備

亦各有所發明

程子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又曰主一之謂敬

一者之謂誠敬則有意在。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

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

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

復音同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

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

都喚反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

形旬反於行行之篤。則凡所

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

此五者之序也

陳氏曰學不止於博覽羣書。凡天下事物道理皆須一一理會。故曰

博問不可粗略。須是詳審。凡事物之理紛紜交錯。輕重淺深看端的可疑。是何處。然後問。乃能盡師友之

情。而疑可釋。故曰審思不可泛濫。而失之放蕩。須是謹思。則能精而不雜。然後實有得於心。實有所得。則

可以辨別眾理。毫分縷析。自然精明不差。自學問思辨至此。見得道理真實分曉。然後篤力而行之。則可

以踐其實。而不為空言。此五者不可廢一。然亦有次序。須從博學起。又須經四節目。道理方實。知所謂至

善所在。知得端的。確然不可易。然後守之方可牢固。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

乎。曰呂氏此章最為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

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

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

魯水反後言
積累音同

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

七到乎約而

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

於博以為之地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將以造其約而不可以不博學以聚之聚不博則

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學之道造約為功約即誠也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足以飾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工夫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

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

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

說也藍田呂氏曰學者不欲進則已欲進則不可以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

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如問之審審而知則進孰禦焉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

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

固矣故必思索山各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

為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

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為反之於身知其為何

事何物而已也

藍田呂氏曰不致吾思以及諸身則學問聞見非吾事也故知所以為性

知所以為命反之於我何物也知所以名仁知所以名義反之於我何事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慎其所以思必至於得而後已則其餘則皆得之學問聞見皆非外鑠是乃所謂誠也

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

變化氣質之說見章句

○曰何

以言誠為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

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

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

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捨者

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

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

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

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

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焉飛魚躍流動充滿夫

音扶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

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

不可捨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

實理所發見○陳氏曰自天地以至

人物小者大者皆是真實道理如此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

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說天道人道諸章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

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

道行為誠明。似不親切。

程子曰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

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又曰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

語明以行語誠為得其訓。乃顏子好學論中語而

程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之。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

反而誠之則聖人也張子蓋以性教分爲學之兩塗而不以論

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

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

恐亦不能無誤張子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於理

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於天性也○程子曰張子言由明以至誠此

句却是言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

以至簡至易去聲行其所無事爲說則似未得其本旨

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爲言則至於

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

實然之說也

藍田呂氏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自成德而言聖人之

所性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所教也成德者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理義皆此出也天下之理如目

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喻此之謂誠則明志學者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實

然不易之地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然其過於游楊則遠矣廣

游氏曰自誠明由中出也故可名於性自明誠自外入也故可名於教誠者因性故無不明明者致曲故

能有誠○龜山楊氏曰自誠而明天之道也故謂之性自明而誠人之道也故謂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

所至有差焉其歸則無二致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

信爲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

呂晚村曰此節若謂一盡性則無不盡中庸何用多此疊句法自取支離之謂耶其性中包得人物是理其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兩者關一邊講便不是須於逐節交關還分殊實際節節抱歸其性還理一原頭或曰如逐層實通不疑於漸次類入道非天道之盡性乎曰天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若事物

疆界節次雖聖人亦一抹過去不得生安如堯舜亦必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以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其疆界節次分明未嘗一抹過去也又曰天下原無性外之物論來本只有一箇理其分殊只在理一中看出耳又曰上六句有理一有分殊下四句本無層級只是叠句文法又曰聖人知明處當本領於盡性中具備而愛其所為盡處於人於物又自有各正之理善推之序

今不得而錄也程子曰盡已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已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為而已於天命有所損益則為偽矣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程子曰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類也非謂贊助只有二箇誠何助之有又曰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能盡性至命也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扶問反下同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一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

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况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閒去聲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入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之一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

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

反 悉井也 程子曰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

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至於窮理至命盡人

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

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

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

而言則其親疎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

當如張子之言也

張子曰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既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

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閒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序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呂游揚說皆善而

呂尤確克角反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

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

胥失之矣

藍田呂氏曰至於實理之極則吾性之所固有者不越乎是吾性所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柔強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入之性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柔強稟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入之美然人有近

中庸大全 卷之二
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於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毳。毼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廣平游氏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千萬人之性。一己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同焉皆得者。各安其常。則盡人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充塞。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其職。而成位乎其中矣。○龜山楊氏曰。性者。萬物之一源也。非天體天德者。其孰能盡之。能盡其性。則人物之性。斯盡矣。言有漸次也。贊。化育。參。天地。皆其分內耳。又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

份按。程子以偏厚者為曲。厚於仁者。即從仁上致厚於義者。即從義上致。朱子以謂未盡也。故或問。謂善端所發。隨其所稟。厚薄。一一推去。又謂不只是所長。當就事上。事事推致。又謂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蓋嘗以其說推之。假令其事。合當用仁。厚於仁者。固從仁上致。即薄於仁者。豈遂無一念之仁。即此便亦是善端之發。即須就此推去。擴充既久。始雖薄。終則厚。而與本厚於仁者。不異矣。是則所謂薄者。厚而異者。同也。竊謂程說固好。朱子亦或兼主其說。然究不知或問之說。更為完備。蓋或問之說。原可包

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

中庸大全 卷之二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唯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通作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問既是四端。安得謂

程說在內也。○今使其事合當用仁而其人或厚於義而薄於仁若謂宜從偏厚處推致則將因其偏厚之義而用之於事之宜仁者耶。困勉錄曰。致是擴充意。不是止就一曲上做到極處若止就一曲做到極處無論必流為夷惠之曲即無流弊亦只是一件好處。

中庸卷之三 第四
之曲。朱子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偏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問雖發一端。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開斷之。程子之言大意如此。程子意須待擴而後充。曰然。程子之言大意如此。程子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條。便是直。養然同。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為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眾善之意。左傳成公十六年。潘厓之黨。黨乃潘厓之之。躡聚也。徹七札焉。以示王。曰。楚共王。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音滔。弓衣也。以一矢復命。○程子曰。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

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如養由基射之類是也。○問程子說致曲。先於偏勝處發。似未安。如此則專主一偏矣。朱子曰。此說甚可疑。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語錄問致曲。莫是就其所長上推致否。曰。不是。所長當就事上。事事推致。且如事父母。便就這上致其孝。處兄弟。便致其恭敬。交朋友。便致其信。此所謂致曲也。能如此推致。則能誠矣。曲不是全體。只是一曲。又以形為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為己之所自見。而無與。預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羊諸。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程子曰。誠則形。誠然後便。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如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入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

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若張子之說以明為兼照

動為徙義變為通變化為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

言之失其旨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

如上章之說亦自已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

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音扶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

如是之繁促哉張子曰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

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游氏說亦得

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廣平游氏曰誠者

徑行也其次則臨言而必思不敢縱言也臨行而必

擇不敢徑行也故曰致曲曲折而反諸心也擬議之

間鄙詐不萌而忠信立矣故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

諸外故誠則形形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著誠至於

著則內外洞徹清明在躬故著則明明則有以動眾

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革汗以為

清革暴以為良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

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誠其孰

能與於此楊氏既以光輝發外為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

則似以明為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去聲為動矣而

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為大而化之之

化此其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

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

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也龜山楊氏曰能盡其

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用志不分。故能有誠。誠於中。形於外。參前倚衡。不可揜也。故形形則有物。故著著則光輝發於外。故明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也。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曲。能有誠。誠在一曲也。明則誠矣。無物不誠也。至於化。則非學問思辨篤行之所及也。故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為

威儀之則者。尤為確實。藍田呂氏曰。至誠與天地同行。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况乎誠心之至。求乎著龜而著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

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

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

反以是為妙哉。廣平游氏曰。至誠之道。精一無間。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無聲無臭。而天地

之閒。物莫得以遁其形矣。不既神矣乎。程子用偶近二之論。蓋因異端

之說。程子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

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朱子文集答張敬夫書。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著龜四體。解中又引

執玉高卑之事。以明四體之說。則其所謂前知者。乃

以朕兆之萌知之。蓋事幾至此。已自昭晰。但須是誠

明照徹。乃能察之。其與異端怪誕之說。自不嫌於同

矣。程子所說用與不用。似因異端自謂前知而言。其

日不如不知之愈者。蓋言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知者。又非能察於事理之幾微。特以偵伺於幽隱之中。妄意推測而知。故其知之反不如不知之愈。因引釋子之言。以見其徒稍有識者。已不肯為皆所以甚言

其不足道而深絕之。非以不用者為可取也。今來論發明固以為異端必用而後知不用則不知。惟至誠則理不可揜。故不用而自知是乃所謂天道者。此義精矣。然不用之云實生於程子所言之嫌。而程子之言初不謂此。引以為說恐反惑人。且以此而論至誠異端之不同。又不若註中指事而言。尤明白而直截也。
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程子曰蜀人不起
念十年便能前知。○又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程子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程子以其誠意復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入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

呂晚村曰。或謂若說誠是箇自然成就道理字。恐易錯入老莊去。曰不然。老莊之自然猶陽明所揭良知之良字。不過欲打滅學字之哲理義。隨其游廣平楊龜山以此意解兩自字。故朱子辨之。若朱子所指自然乃萬物所以自成之理。與彼說有空實之別。相去天淵。不得以其說之謬而併廢正義也。○困勉錄曰。自成內雖亦有自然之意。然只是實意不可作正意看。故

朕直忍反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待洛反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在知道本。游揚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為無所當。去聲下同**且又老莊之遺意也。**廣平游氏曰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為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也。○龜山楊氏曰誠自成道自道無所待。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惟程子而然也。

或問以楊氏無待而然之說為非。大全朱子自然成就一條亦須善看。○份按呂氏謂朱子所指自然乃萬物所以自成之理則是自然二字非正解。自成本義與陸氏所謂自成內雖有自然意然只是實不可作正意看之說。正相反明故並錄之。

困勉錄曰：自道既言人之所當盡則雖聖人之從容而中亦在自道內矣。玩或問又似專以勉然者屬自道亦猶十章入之道也不兼聖人說也。○份按困勉錄此說與沈滄柱論誠之者入之道也正同。

困勉錄曰：誠者物之終始。章句止以實理言。或問則兼實理實心言。云以理言則天

之言為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

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單說實理則實心包在內了。分言之則是二件。實理是人物共有的實心是人獨有的。然實理之理與道以理言之理又不同。道以理言之理是實理中之條件。○份按物不可以實心言而人却可兼以實理言。次節章句所謂天下之物皆實理所為者此實理二字是人與物共有的。所謂言實理而實心包在內也。

份按事之終始即物之終始

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閒斷。上去聲下徒玩反後並同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閒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閒斷則自其閒斷之後以至未相接觸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語錄如入做事未做得一半

便棄了。即一。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閒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

之義。隨手偶發其字面耳。慕
疏謂心不違仁就事言故曰
事之終始至其境界是實地
故以物言恐未必然。

中庸大全 卷一
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
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
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
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
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
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
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
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
更有甚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
知其在人為實心是以為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

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
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呂氏所論
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
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就其所重而有賓主
之分亦不但為成德八德之殊而已也藍田呂氏曰
子貢曰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己此則成己為
仁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為智何也夫盡己性
以成己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智之事也自成
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
自入德而言也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新安
陳氏曰不厭不倦者進德之事子貢蓋主知而言故
以智為體而仁為用成己成物者成德之事子思蓋
主行而言故以仁為體而智為用也仁智之所以相

中庸卷之三 五十四
為體用者仁即乾之元時之春智即乾之貞時之冬也。仁如元之始。春之生。義禮智皆仁之推。此仁之所為體而智之所以為用也。然智以知之而後仁以行之。如貞下之起。元冬藏之蘊。夫春生此智之所以為體而仁之所以為用也。語錄此正與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相及然聖賢之言活當合隨其所指而言則四通八達矣。仁如克己。復禮皆是智如應變曲當皆是。楊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為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也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類此。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形而有物不誠則輟。陟劣反止也。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輟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

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理

喻夫音扶下同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

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龜山楊氏曰其為物終始天行也誠則形

形故有物不誠而著乎偽則有作輟故息息則無物矣。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尚何終始之有。故以習則不察以行則不著以進德則不可久以脩業則不可大故君子唯誠之為貴。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為繁雜如游楊無

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

何地位然後為無息邪。廣平游氏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

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彊也若顏子之三月不違仁是也。龜山楊氏曰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

所以體誠也。○葉氏曰：雖變文云不息，若就聖人至誠言之，只是自然無息，不可以不字為學者用力事也。

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疎矣。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廣平游氏曰：其為物不二，天地之得一也。一則不已，故載萬物，雕刻衆形而莫知其端也。故生物不測。呂氏所謂不已

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

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

曰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

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藍田呂氏曰：天之所以為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

為聖，不已其德而已。其為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又

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音扶人之充其良

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

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

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

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己之德亦

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

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

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藍田呂氏曰：雖天之

大昭昭之多而已，雖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已，山之卷水之一勺亦猶是矣。其所以高明博厚神明不測

者積之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為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于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與天地合德，而至於聖然，所以至於聖者，充其良心，德盛仁熟而後爾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指入之良心，而責之與天地合德，猶指撮土而求其載華嶽，振河海之力，指一勺而求其蛟龍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龜山楊氏曰：誠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顧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平。龜山楊氏曰：積而至於博厚高明，則覆載成物，端耳。其事備矣，其用則不可得而見也。故配天地無疆言之，所以著明之也。然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其為覆載成物之功，則無二致焉。故又曰：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也。所謂一者，誠而已，互相明也。精一而不二，故能生物不測，不誠則無物矣。至謂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氏之失也。龜山楊氏曰：誠之一言，足以盡之，不息之積也。若夫擇善而不能固執之，若存若亡，而欲與天地合德，其可乎？故又繼之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已。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去聲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其煩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蒙引註此四條，所以發明由其不貳不

困勉錄曰章句謂天地非由積累玩蒙引則又似天地亦由積累蒙引自從未有天地之前說到有天地故見其有積累章句自由其既有天地之後說其生物則非可以積累言也章句是正意

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不知天地何時至誠無息何時方盛大曰此難以口舌取信也有是理則有是事當初天開於子地闢於丑方其天之未開地之未闢也太極混一而其所以為至誠無息者已在其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

程子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道不疑焉皆

是一貫○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又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尊德

份按張呂二說皆重上截必以游氏重下截之說足之其義乃備至若游氏所謂逐句相承與揚氏上截下截各逐句相承之說似皆不必

性猶據於德德性須尊之道行也問問得者學行得者猶學問也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鹵莽極高明須道中庸之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張子所論逐句為義一條甚為切於文義張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為一義上言重下言輕故呂氏因之藍田呂氏曰道之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貴乎道之全體者廣大而已不先充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隘矣道之上達者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庸者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耳廣平游氏曰懲忿窒慾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耳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擇善不明矣故繼之道問

困勉錄曰朱子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最明則德性不出乎廣大高明等之外學問不出乎中庸等之外游氏謂尊德性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楊氏謂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蓋註因此遂謂章句屬字作不得目字恐俱不是又曰廣大與高明故厚總是一項精微與中庸新禮總是一項楊氏分先後看似亦不

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其德性之體使無不該徧此致廣大也非盡精微則無以極深而研幾故繼之以盡精微然後能極高明始也未離乎方今則無方矣始也未離乎體今則無體矣離形去智廓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踐履可據之地不幾於蕩而無執乎故繼之以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體也○龜山楊氏曰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致廣大而後能極高明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盡精微而後能擇中庸而固執之入德之序也○格菴趙氏曰張子言逐句為義呂氏因之游氏以逐句相承接為說楊氏以逐句上一節承上一節下一節承下一節為說兼讀其義始備游氏分別筆列至道至德為得之唯優優大哉之說為未善廣平游氏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道之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道之具也洋洋乎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周旋中禮也夫以三百三

千之多儀非天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至德非他至誠而已矣而以無方無體離去聲形去智為極

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為德性廣大高明之

分則其失愈遠矣廣平游氏曰尊其德性而道問學人德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地德也

極高明而道中庸天德也自人而天則上達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

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

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為德而欲以

疑夫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

非道則枯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

中庸卷之三
道者乃為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
足以凝道而及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
益甚矣。龜山楊氏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無禮
以範圍之則蕩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
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
所秩也後世或以為忠信之薄或以為偽皆不知天
者也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
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格於儀章器數
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凝哉溫故
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
大意固然。廣平游氏曰溫故而知新所以博學而詳
說之也敦厚以崇禮所以守約而處中也
○龜山楊氏曰溫故而知新道問學
之事也敦厚以崇禮道中庸之事也然細分之則溫

呂晚村曰非敦厚無以崇禮
而敦厚者又不可以不崇禮
此與上四句每句中都有兩
意自隆萬以後有側重崇禮
者謂厚者禮之意也故敦厚
即所以崇禮一順說下則此
句獨止有一意與上四句異
矣推其病根皆原於老莊之
說以禮為忠信之薄故艾千
子直斥之為一字不通非激
論也

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
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
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
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
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
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
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
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去聲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
之通旨也。存疑此章最是大關鍵首言道之極於
大小而無內外所以申首章性道教之意

也。中言脩德凝道之功，所以申首章存養省察之意也。末言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又所以申首章中和位育之意也。蓋首章雖言道出於天而備於我，而此道之大之切，則未之及也。首章雖言存養省察之要，而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則未之及也。首章雖言中和位育之事，而功效極於廣遠，中間若裁成輔相，彌綸參贊許多事，曾未之及。前面天道人道數章，雖說盡入盡物，覆載參贊，亦未有下手著實工夫。故此章首言道體之大，中言工夫之詳，未言效驗之大，而及夫議禮制度考文之事，皆所以盡首章未盡之意也。一章大旨，細詳味之，前後意思都相貫。學者觀此而有得焉，則一部中庸都在胸中。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邪？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

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平姓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通考：吳氏程曰：正謂歲之首也。朔謂月之一日也。周以建子為正，以夜半為朔。商以建丑為正，以雞鳴為朔。夏以建寅為正，以平旦為朔。漢律歷志：十一月子為天正，十二月丑為地正，正月寅為人正。此言月之正也。又云天統始於子半，地統始於丑初，人統受之於寅初。此日之朔也。蓋正者歲之始，故古者每以歲首寅月為正月，而周人亦稱歲首十一月曰正歲，每與歲終對言朔者，月之初。凡朝會發命，則必以是時行之。若三代之異尚，其見賢於書

傳去聲下同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枕音元陞音倪而跬音委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

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春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去聲於四方則書其命。○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頌音眺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名書名所以同其文故使瞽史諭之聽音聲。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三山陳氏

中庸大全 卷下
日按魯穆公元年子思作中庸蓋周威烈王之十七年也是時列國雖彊猶用周制至秦吞并後始用六為紀而輿六尺是改車之軌損於周者六寸矣又命李斯程邈更制小篆隸書而後書之文始不同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

註然於文義皆不通程子曰三重卽三王之禮此卽鄭註之說唯呂氏一

說為得之耳說見章句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

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為是矛盾食允也 藍田呂氏曰上

焉者謂上達之事如性命道德之本不驗之於民之行事則徒言而近於荒唐下焉者謂下達之事如刑名度數之未隨時變易無所稽考則臆見而出於穿鑿二者皆無取信於民是以民無所適從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為一說且

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為霸者事邪曰以王去聲天下者

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

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

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

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

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

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

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三山潘氏曰通天下一理耳無往不在無時不然是以達幽明貫古今而無所不通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

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平義及及也。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去聲。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音。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

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去聲。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得夏時出記禮運篇詳見論語八佾篇禘自既灌而往章下。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音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上聲。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冰土之意可見矣。述職方以除九丘見尚書序職方即周禮職方氏也。○記儒行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逢掖即深衣也章甫商之冠名宋商之後故用其冠。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曰

推筮策與策同頌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善去聲授放伐各

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

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

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嫌口點反於是哉

頌朔詳見論語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下○史記黃帝本記云迎日推筮註策數也迎數之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周禮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註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亡虞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知為君德者得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

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

事也龜山楊氏曰書曰惟天生聰明時又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則聰明睿知人君之德也故足以

有臨寬裕溫柔仁之質也故足以有容發強剛毅以致果故有執齊莊中正以直內故有敬文理密察理於義故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

經綸之為致和立本之為致中知化之為窮理以至

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

屬音燭則為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為言至聖之

德下章為言至誠之道者得之廣平游氏曰聰明睿知聖德也寬裕溫柔

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也文理密察智德也博博者其大無方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

中庸
以爲仁或執以爲義或敬以爲禮或別以爲智惟其時而已此所謂時出之也夫然故外有以正天下之觀內有以通天下之志是以見而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悅而誠服此至聖之德也天地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爲天下之常道皆可名爲經而民彝爲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汙其序之謂也立天下之大本者建中於民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廣平游氏曰德者其用也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心一莫窺其奧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故其言之序相應如此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

矣子思懼夫音扶下同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

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新安陳氏曰詩意本謂豈不顯。此則真謂其幽潛不顯。如詩敬止。諸說如為助語詞。大學則謂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何曰程子至矣。程子曰不愧屋漏。便有箇持敬氣象。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尚不愧于屋漏。是敬之事。○聖人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道一本也。知不二本。

便是篤恭而平天下之道。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中庸之語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

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去聲下未當同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為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藍田呂氏曰此章皆言德成反本以盡中庸之道此章凡八引

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
 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
 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
 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為進德工夫淺深次
 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藍田呂氏曰不顯惟德百辟其
 刑之者蓋要其所以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豈有他哉在德而已
 ○德輶如毛謂之德者猶誠之者也未至乎誠也若
 至乎誠則與天為一無意無我非勉非思渾然不可
 得而名者也聲臭之於形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
 無之則上天之事可知矣○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
 賞而勸不怒而威則德孚於人而忘乎言動矣然猶
 有德之聲色存焉至於不大聲色然
 後可以入乎無聲無臭而誠一於天 至以知風之自

為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為知心之精
 微明達暴著藍田呂氏曰以見聞之廣動作之利推
 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知風之自歟
○心之精微至隱至妙無聲無臭然其
 理明達暴著若懸日月其知微之顯歟 以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為人敬信之藍田呂氏曰其中有本
 不待言動而人敬信 以貨
 色親長上聲 達諸天下為篤恭而天下平藍田呂氏曰
 君子之善與
入同合內外之道則為德非特成色將以成物故君
 子言貨色之欲親長之私必達於天下而後已豈非
 篤恭而天 以德為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
 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臭然也然近世
 說者乃有深取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為非程夫子

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

宋子曰呂氏却是作用是性之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意於學無所統攝

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

儒者之言廣平游氏曰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此淡也然因性而已故曰

不厭無聲無臭則離人而立於獨矣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

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廣平游氏曰不

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此簡也然循理而已故曰文其論三知未免牽

合之病也廣平游氏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知遠之近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不謂道

矣乎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常不可謂所自乎欲脩其身先正其心知微之顯也夫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常不離心術日用之間可不謂顯矣乎

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廣平游氏曰所謂德者非

甚高而難知也甚遠而難至也舉之則是故曰德輶如毛既以有所舉矣則必思而得勉而中是人道而有對故曰毛猶有倫若夫誠之至則無思無為從容中道是天道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楊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略同龜山楊氏曰世

自清之隘和之不恭知其自此則君子不由也田呂氏曰墨子兼愛揚子為我其始未有害也其風

之末則至於無君無父而近於禽獸伯夷之不屑就以為清柳下惠之不屑去以為和其風之末不免乎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則其端不可不慎也而其取證故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知風之自歟

又皆太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聲。其所謂見聞者。

呂說見上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

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轄如毛為有

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龜山楊氏曰德轄如毛未至於無倫猶有德也

而未化非其至也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為至侯氏說多疎闊惟以此章

為再敘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為得之也。河東侯氏曰

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也

中庸大全或問

